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秦 彤 屈小强 魏学峰 编



南海出版公司



I 25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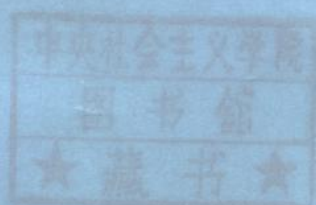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82460

秦 彤 屈小强 魏学峰 编



200302485



琼新登字 01 号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编 者 秦 彤 屈小强 魏学峰

责任编辑 宋亦工

特约编辑 张廷辉

装帧设计 杨 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43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2650

ISBN7-80570-706-5/K·66

定价：5.50 元

目 录

张学良：从“易帜”拥蒋

到“兵谏”逼蒋 张魁堂（1）

蒋经国：从“叛逆”到“干臣”

——蒋介石侍从副官眼中的“蒋大公子” ... 汪元舟（54）

汪精卫：傀儡政权黑幕秘闻 辜颖明（62）

南京——重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在陈毅直接领导下做策反工作 裴先章（86）

大渡河：“历史怪圈”里的追歼战

——宋希濂兵败被俘纪实 陈 宇（118）

成都：即将在黎明前毁灭

——“成都大爆破”阴谋破产纪实 陈 宇（140）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时刻 陈 宇（170）

张学良：从“易帜”拥蒋 到“兵谏”逼蒋

· 张魁堂 ·

东北“易帜” 拥蒋抗日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和继承人。1928年东北“易帜”以后，他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与蒋介石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同时又是一个拥有30万大军的奉系军阀统帅。这样一位军政大员自1934年由欧洲回国后，还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但是事隔两年，他却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联共抗日的坚定拥护者。这无疑是一个突变。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以及中共中央来到陕北等都是促使这一突变的外部条件，但仅就他本身情况来说，也是经过了一番曲折的从反共到联共抗日的演变过程的。

自1904年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沙俄在南满的特权，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我国人民。张学

良与东北人民一样，从幼年时代就萌发了反日爱国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向“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幼年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明国家之大义”。

奉系军阀张作霖所以成为“东北王”，是仰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日本对张作霖当然是颐指气使，予取予求。特别是1925年郭松龄举兵反奉，张作霖在沈阳危急的形势下，曾口头接受日本关东军提出的允许日本在东北有商租权、兴建新的铁路并在沿线增设领事馆等项要求，以换取日本关东军的支持，击败郭松龄。事后，日本一直逼迫张作霖实践所许诺的苛刻条件。张学良在他父亲身边工作，“看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白眼，深感仰他人之鼻息的日子很不好过，因而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盛”。日本的压迫激励他奋发图强，刻苦学习。1919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1922年东北航空处成立，他年仅22岁就任处长，又兼任大队长，很快学会了驾驶飞机，带队飞行。1921年，张学良去日本参观日本秋操，看到日本军容盛大，就已激发了加强东北军建设的思想。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失败，张作霖重整军备；为培养张学良，任他为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负责整军工作。张学良在这次整军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此后，他一直注意东北军的建设。“九·一八”事变后，奉命退入和仍留在关内的东北军，是凝聚着张学良心血的一支装备精良的较有战斗力的部队。

张学良与其父不同，少年时期就逐步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他从1916年16岁开始学英文，参加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和中西各方面文教界人士如青

年会的普赖德、阎宝航及以后给他管财产的爱尔德等英美人士多有交往。

青年时代，张学良在政治思想上曾经受爱国将领郭松龄很大的影响。郭松龄是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个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也曾与李大钊有过来往。郭在东北讲武堂任教官，以后一直是张学良的助手。郭反对军阀内战，主张在奉军进行军政改革。这些想法张学良是同情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张学良却滋生了反对内战的思想，他曾说过：“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丧国家元气，衷心时为之忏悔。”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由于张作霖没有履行“日张密约”，在皇姑屯设伏炸死张作霖。张学良于6月20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统治东北。在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面前，他只有两条路：或者做一个比他父亲更可耻的日本傀儡；或者决心自强，维护东北和国家的权益，维持自己的统治。他选择了后者。他联合蒋介石，企图以之抵抗日本的侵略；同时在东北励精图治。

张学良主政东北3年内，确实为东北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如统一指挥东北4省政务，断然拒绝日本催逼兑现“日张密约”的无理要求。在此期间，张学良还注意休养生息，积极发展经济和教育事业。

由于连年内战，致使奉票贬值，物价上涨。张学良为达到收支平衡，一面裁军屯垦，把号称50万的部队压缩为30万，并兴办屯垦区安置裁下冗员；一面整顿财政

和金融，以金银与财政节余为奉票的保证金，使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他还发展外贸，整顿税收，以边业银行和东北官银号垄断东北金融。张学良主要靠这些作为东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以之兴办实业、扩充军备。他继续张作霖时代已经开始的建设项目，积极筹建沈吉、四洮、打通、洮昂等铁路，兴建葫芦岛不冻港，以与日本割据的南满、奉安铁路、大连港以及日本在东北的其他垄断企业相竞争。他鼓励发展民族资本，以至在金融、物价稳定情况下，到1930年，民族企业如纱厂、窑厂、造纸厂、火柴厂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多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爱国人士为主的群众团体如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商务会、工会（工业家组织）、农会（爱国人士和地主组织）等等，都是在张学良的扶植和支持下成立的。他还帮助关内难民迁到东北垦荒。他禁止种植鸦片烟，免除过去打内战而增加的各种附加捐税。这些都减轻了人民负担，有利于发展生产。张学良发展东北经济的这些措施，时间虽然不长，效益却很明显。

张学良对教育事业也相当重视。他取消了中小学的尊孔读经课程，增拨教育经费，发展各县中小学。他捐赠了巨额私财，用以扩建东北大学、充实设备并自兼校长；还用重金聘请国内著名学者任教。同时，建立“汉卿教育基金”，资助各校经费，选拔优秀学生出国留学。选派的留学生东洋、西洋都去；有文，有武，有法律，也有理工。这些留学生中许多后来成为他的中层骨干。武昌时期，他从中选用积极支持他抗日的干部，这些人对于协助他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

张学良在东北搞的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与其他各地地方实力派搞的相比，规模是最大的；与同一时期的南京中央国民政府相比，速度也是快的。张学良作为东北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不同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特点：他不仅在政治上是比较开明的，而且他发展经济、培育人材的目的，是为加强实力，以抵御外来的首先是日本的侵略，这是符合东北人民要求的，也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但是，他的这种作为，怎能为蓄意吞并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所容忍？“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终究作出了结论。

日本关东军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主政东北。他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的侵略。

日本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而且还取得苏联的支持。在皇姑屯事件以前，日本首相田中曾于1928年年初派久原房之助赴苏见斯大林，提出满蒙缓冲计划，即在满蒙建立一个“新国家”，由日、苏、中各派一个监护委员组织委员会。斯大林表示同意，但是没有说明这个新国家由谁执政。2月，久原回日本，路过北京时曾向张作霖说明这个计划。张学良一向有民族国家观念，自不愿当日本的傀儡，而且皇姑屯事件，日本与他结下了杀父之仇。但是，他认为凭东北一隅，难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内战有引起外患的危险，“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难免”。张学良经常把

国家放在首位，“决不能因为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他还认为谁能领导谁来，“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由此可见，张学良要求与南京政府实现和平统一，首先是从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的。

张学良对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是佩服的，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地方，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他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的北伐战争的功绩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有统一中国的能力，而且蒋介石反苏反共，与他反苏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又素来向往英、美的富强，蒋介石既已获得英、美的支持，他更希望蒋介石统一中国，可以依靠英、美力量来抵制日本的侵略。张学良在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时，即曾不断派信使与蒋介石秘密接洽，谋求和平统一。当然，张学良为了维护奉系统治集团的利益，同南京政府商谈和平统一，是以合作分治，东北地方政府一切军政事宜，仍由以他为首的奉系集团主持为条件的。

1928年6月，蒋介石等和平接收平、津后不久，6月20日，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易帜。至此，山海关以内都悬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东北4省仍挂五色旗。当时，奉军约40万人，蒋、冯、阎、李等4个集团军共67个军又9个师，约100~120万人，兵力占绝对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

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英、美承认东北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怕它向关内继续扩展，主张南京政府占有平、津。当时，国民革命军已进入平、津，只要东北易帜，蒋介石就不需要使用武力来完成“北伐大业”，既可以保存实力，更重要的是可以巩固他在南京政府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主张和平统一，并取得了阎锡山和李宗仁的支持。但是，由于日本的干涉和阻挠，东北易帜是经过一段曲折过程的。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8日，派邢士廉、胡树翰为代表，10日抵北平，会见了蒋、冯、阎、李等人。11日，又单独见蒋介石。对和平统一，东北方面提出的条件是：1. 东北政治委员会由张学良为主任；2. 国民革命军不入东北；3. 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4. 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5. 热河划归东北。南京方面的条件是：1. 奉军出关；2. 悬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 服从三民主义；4. 东北主委由国民政府委派；5. 东三省归第6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蒋介石在单独接见邢、王时指出，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均可商量。张学良旋即复电同意，表示“愿对国府服从到底”，定于7月24日易帜，并要热河汤玉麟于7月19日先行易帜，以试探日本的态度。

日本果然出面干涉。自6月25日至7月17日期间，日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先劝张学良不要与南方接近，然后又转达田中首相的意见，即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实施1925年的“日张密约”等等。19日，热河易帜时，

林再次见张学良，并递交书面警告。张以易帜是东三省当局和三省参议联合会的主张，他如拒绝就只能辞职为理由，顶了回去。当时，东北内部意见不一致。老派人物如张作相、袁金铠等主张保境安民，不管关内事，善处东邻。新派人物如杨宇霆主张联合南京抵制日本。张学良没有立即作出决断。7月22日，东北当局开会，决定易帜缓办，同时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护统一的初衷不变。

与此同时，蒋介石训令驻日公使汪荣宝，向日本政府抗议林久治郎阻挠张学良易帜，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如议和不成，将进军东北；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私下致电张学良“东北以保持现状为务，对日本之警告，只可暂时忍耐”。张学良也致电邢士廉转告阎锡山：“本期统一早日观成，籍副厚望，詎料东省情形较异，不能不稍事迟回，痛苦之怀，匪可言喻。”7月25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同邢士廉赴奉，继续商谈易帜问题。方本仁与张作霖是结拜兄弟。张学良又决定于8月10日实行易帜。

8月4日，日本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男爵为特使来奉天，以吊唁张作霖为名阻挠张学良易帜。4日，林权助向张学良转达日本政府的意见，即日本全力援助维护东省治安并开发东省，土地交通日华协办，日有商租权，即允许日人在东省杂居，废止日货在东省一切关税。林权助还将田中首相的信面递张学良，并利诱说：“如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但又威胁说：“不论事变怎样演变，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在4日至13日，林、张共谈了4次。8日，林拜访张学良，要求张中止对南京的妥协，暂时观望，否则，“田中已具决心，将以强国意志自由行动”。9日，张回拜，与林权助展开了激烈争辩：

林：“……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满权益受损害，……则日本已有采取行动自由之重大决意，……”

张：“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我之所以愿与国府妥协者，实欲完成中国之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而已……但最后仍当以东三省民意为依据。不过就国际关系而言，日本亦不至冒干涉中国内政之不韪。”

林：“日本已有决心，即甘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愿贵司令速下决意。”

张：“我的决意以东三省民意而定，我不能拂逆东三省的民意。”

双方争论激烈的时候，林权助竟悍然指着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也勃然变色，质问林权助：“这是什么意思？”这才把林权助的气焰压了下去。

但是，面对日本一再强行干涉，加上奉天城四周既驻有1.7万士兵的日军，并于8月13日举行大演习，张学良不得不再度推迟易帜日期。11日，由刘哲出面向林权助疏通，双方取得谅解：3个月内东三省不易帜，期满后日本不干涉。13日，东三省保安会将3个月后易帜一事正式通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

易帜推迟3个月是张学良拖延时间以俟日本及国际

变化。8月9日，张曾致蒋介石一电，叙述当天林权助在会谈时对他施加压力的情况，并提对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得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以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张学良不是盲目地拖延，他了解日本统治者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7月24日，张致蒋电中有日本“民政党联合贵族院反对政友会，对东省之举动，以为破坏统一，干涉中国之内政，此种拙劣外交，徒伤中国国民感情，使日本立于不利之地位，而政友会少壮派亦起而反对干涉等语”。同时还竭力争取英、美在这个问题上抑制日本。8月间，孙科等出访美国，8月25日张致电蒋介石，建议孙科等在美宣布易帜真相，争取美方支持，蒋复电赞扬张“卓见极佩”，让孙科等照办。

张学良亟想摆脱日方压力早日易帜，随即派邢士廉偕方本仁南下，8月18日转上海。邢在答记者问时曾说：“东省为慎重措置及免除济案同样之事故出现起见，对易帜乃稍缓实行。然事实早与南京国民政府一致，倘外交上有办法，即可实行。”所谓“外交上有办法”，就是希望国民政府能抵抗日本侵略，首先是解除日本对东北外交上的压力。这是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愿意易帜的重要因素。

也在此时，被暂时安置在滦东的直鲁联军张宗昌、褚玉璞在日方勾结下，拒绝接受令其向国民革命军投诚的劝告。蒋介石驻北平代表为此致电张学良，提出质问，张

复电说：“张、褚不肯就范，决履行夹击之宣言，为断然之措置。至易帜徘徊，责不在奉。”随即与白崇禧联系，并由奉军主动进攻，解决了直鲁联军，奉军也损失了1万多人。这件事表明张学良确与南京政府表现了行动上的一致。

1928年“双十节”，张学良在奉天举行盛大阅兵式，实际上是向日本示威。他还利用东三省人民反日情绪，扩大舆论宣传，对日本施加压力。11月，吉林、长春、哈尔滨及吉长路局先后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要求从速实现统一，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有的地方自行易帜。

蒋介石也迫切希望东北早日实现易帜，自8月起，与张学良信使往还不绝。10月8日，国民党173次中常会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选国府委员16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于15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会上还作了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18日，蒋对奉方驻京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这一表示解除了张学良最大的顾虑，更加坚定了他实行易帜的决心。

英、美抓住“济南惨案”引起的山东问题不放，对日本施加压力。同年6月，美副国务卿约翰逊向中国驻美代表李锦纶表示：美政府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不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利；1929年的“九国公约”，日本作为签约国，亦应遵守。8月13日，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去朝鲜旅行，途经奉天，借故停留一天，与杨宇霆会晤，

实际上是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去劝张学良早日易帜。林权助原拟13日回国，也为此推迟了一天行期。英籍顾问端纳也力促张学良易帜。日本的反对党也利用了“济南惨案”与“皇姑屯事件”反对田中内阁。

田中内阁内外交困，处境孤立，不得不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继美国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之后，也与国民政府订立了新的关税条约，同时不得不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首先，林权助向张学良透露：只要维持满洲现状，奉宁妥协无可无不可。11月7日，张学良派莫德惠与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去日本祝贺裕仁天皇在10日举行的即位大典。首相田中、陆相白川、参谋总长铃木等会见莫、王时，虽然继续鼓动东北独立，但对易帜也无法阻挠。据莫德惠回忆，田中最后表示东北易帜“为中国内政问题”，实际是默认东北易帜。

11月初，张学良派邢士廉、胡树翰再去南京，与何成濬和张群商谈易帜、东北军事善后、东北4省省政府改组、入选等问题。蒋介石同意东北所提方案，要何成濬复电照办，但提出12月29日易帜，定于元旦在全国庆祝。12月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一封亲笔信，说明：对外问题中央负责，东北内政由现有职员维持，盼即行易帜。

经过半年的曲折，1928年12月29日7时，东北宣布易帜，在奉天省政府礼堂举行典礼，除日本外，各国驻奉使节均应邀参加。张学良宣誓就职，国民政府派方本仁盟誓。张即席演讲，谈易帜是仿效某先进国（日本）军阀奉还大政于中央、立政加强的做法，“我们今天

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并由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发出通电，称：“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东北4省立即遍悬事先秘密制就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奉天城内，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悬挂国旗，还有以100人为一队的士兵若干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行。

同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列入国民革命序列，但冠以东北字样。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特派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张景惠、汤玉麟、胡树翰、刘哲、方本仁、莫德惠、刘尚清、袁金铠等13人为委员。1929年1月7日，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张学良为主任委员。国府又特任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任奉、吉、黑、热4省主席。至此，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称沈阳。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连比较保守的枢密院也哀叹，是“对日本的明显侮辱”，“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宰割东北的野心，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爱国行动，正如他自己说的：“南北统一，人心所向！”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蒋介石得到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的盛誉，掌握了南京的中央政府，博得了英、美、法等列强的赞赏，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也由此而更加支持他。张学良也达到分治合作的目的，掌握东北，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